

[論文]

# 湖南邵阳方言的“只”和“个”

王 振 宇

〈目 次〉 要旨

1. 先行研究
2. 邵阳方言的“只”
3. 邵阳方言的“个”
4. 和邵阳县蔡桥方言的比较
5. 小结

## 要旨

本稿は中国湖南省邵陽方言の助数詞「只」と「個」の意味用法について記述したものである。先行研究によると、多くの漢語方言の助数詞は「助数詞＞指示代名詞＞構造助詞」という文法化の過程を辿ったという。本稿はまず、邵陽方言の「只」の用法をまとめ、それが構造助詞の機能を部分的に獲得し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次に、この方言において指示代名詞の機能を担っているのが「只」ではなく、「個」であることについて述べた。さらに、邵陽県蔡橋方言の「個」について考察した。蔡橋方言の「個」が助数詞、指示代名詞、構造助詞という三つの用法をすべて持って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

## 1. 先行研究

罗杰瑞 (1995) 从语音, 词汇, 语法三方面选取了十条标准, 用以区分汉语诸方言。其中有一条是“领属助词是“的”或“的”的同源词”。在所选的十二个方言点中, 北京, 西安, 昆明符合该标准, 而其他包括湖南长沙, 双峰在内的九个方言点则不符合该条标准。前3个方言点属于官话方言, 而后者属于非官话的东南方言。也就是说, 大部分官话方言领属助词使用“的”, 而大部分非官话的东南方言使用“个”。此外,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的“图041”以及《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的“地图49”都很清晰地反映了领属助词南“个”北“的”的对立分布特点。

据张惠英 (1997), 钱乃荣 (1998), 赵日新 (1999), 王健 (2007), 张振兴 (2017) 等研究表明在吴语, 粤语, 闽南语, 客家语等很多东南方言中, “个”兼有量词, 领属助词, 指示代词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 上海话 (引自张惠英 1997) :

(1) a. 量词 : 十个人

- b. 指示词：个隻小菜好吃（那个菜好吃）/ 个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好人）  
 c. 领属助词：我个阿哥（我的哥哥）/ 夷个阿嫂（他的嫂子）

石毓智（2002）更进一步地勾勒出“个”从量词演变为结构助词（同前文“领属助词”——笔者）的演变路径，即“量词>指代词>结构助词”，并指出“量词向结构助词的演化必须经过指代词这一中间环节”。本文将把这个语法化路径作为参考，描述湖南邵阳方言的通用量词，指代词，结构助词。本文的邵阳方言指湖南省邵阳市区的方言。邵阳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南，资水上游，下辖七个县和两个县级市，三个区。邵阳市区方言属于湘方言娄邵片邵武小片，老派保留古全浊声母，是湘方言中具有代表性的地区（鲍厚星1989，鲍厚星·陈晖2005）。邵阳方言是作者的母语，本文所用方言材料如无特别说明出处，均经过笔者与邵阳当地人核对确认。

## 2. 邵阳方言的“只”

### 2.1 通用量词“只”

罗昕如（2006）等研究指出，在湘方言中使用范围最广的通用个体量词是“只”（亦作“隻”），邵阳方言也是如此。该书对湘方言和普通话的“只”的计量功能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在《现代汉语八百词》附录《名词，量词配合表》中的439个名词中，普通话能使用“只”计量的只有42个，而湘方言最多的方言点（祁阳）有252个，最少的（武冈）也有109个可以用“只”来计量。此外，即使是普通话的通用量词“个”，也只能和其中158个名词搭配使用，远远低于湘方言的很多方言点。

邵阳方言的“只”的读音为 [tʂa]（入声调），是非常强势的通用量词。据罗先生上面的统计，邵阳方言和“只”能搭配的名词有235个。储泽祥（1998）有以下描述：

邵阳话里用得最多的量词是：隻 tʂa（入声调），如“一隻东西 / 人 / 椅子

/ 奖章 / 狗 / 马 / 牛 / 鸡 / 帽子 / 信”等；其次是：个 ko（阴去调），“隻”是老派说法，“个”是新派说法。用“个”还是用“隻”，有时候表意有所不同。例如：一位客人（尊重）/ 一个客人（中性）/ 一隻客人（不礼貌，“隻”一般要重读）

邵阳方言“只”的一个较大的特点是，能和很多“人称名词”搭配。的确，像储泽祥（1998）描述的那样，“只”在感情色彩方面不够“尊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会用于直呼的场合。譬如，餐厅服务员询问客人的人数，不会用“只”问“几只？”，而会说“几位？”。但这仅是“直呼”的场合，下面所举例句是“非直呼”的场合，即使使用“只”也没有任何贬义的感情色彩。由此可见，邵阳方言量词“只”的使用范围广，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通用量词。

- (2) 外面没得一只人在行。（外面没有一个人在走。）
- (3) 我有两只姐姐和一只哥哥。（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 (4) 我们教研组只有一只女老师。（我们教研组只有一个女老师。）
- (5) 那只穿红衣服的人是哪个？（那个穿红衣服的人是谁？）
- (6) 那只老人家是哪个？（那个老人是谁？）
- (7) 摩托车后头坐起一只妹子家。（摩托车后面坐着个女孩儿。）

下面按义项再例举一些普通话不能用“只”，邵阳方言能用“只”计量的名词（普通话）。

- A) 人称：人，客人，老人，女孩儿，姐姐，哥哥，弟弟，妹妹，阿姨，舅舅……
- B) 交通工具：自行车，摩托车，汽车，船，飞机，火车……
- C) 器物：钥匙，灯，家具，镜子，塑像，杂志，书……
- D) 场所：饭店，房子，房间，医院，学校，教室，电影院，书店……
- E) 组织：部队，公司，班级，县，市，省，国家……
- F) 抽象·不可数名词：风景，故事，问题，原则，意见，颜色，气味，水，

布……

邵阳市志(1997)指出：“只”除了风，雨，水，米，芝麻等不可数名词之外，无论是人，动物，植物，建筑，机器，器具等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名词前都可以用量词。但据我们所知，一些抽象名词，不可数名词(上面F组名词)和“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搭配使用的。需要补充的是，抽象名词和不可数名词一般都有专用量词。使用“只”的时候表示这些事物的“类别”。例如，下面句子“个只色气”，“一只气味”分别表示“这种颜色”，“一种气味”。

(8) 个只色气连嗯好看。(这种颜色一点儿都不好看。)

(9) 我总觉得屋里有只气味。(我总觉得房间里有种气味。)

同样下面例句的“只红布”表示“一种红布”，而非“一块红布”。如果想表达具体的数量，譬如“两块红色的布”，就必须用“块”计量。

(10) 我想买只红布。(我想买一种红布。)

(11) \*我想买两只红色的布。(我想买两块红色的布。)

如上面例句中“只色气”，“只红布”等都是“只”与名词构成的“量名结构”。在一些汉语方言中，“量名结构”可以在句首充当主语，表定指或者不定指。例如：

(12) 新化方言(罗昕如2006)

只鸡有好重啲？(这/那只鸡有多重？)

(13) 同上

只包子啲达唔帮我留，饿死我哩。(一个包子都不为我留，饿死我了。)

(14) 涟水南禄方言(王健，顾劲松2006)

个人没来(一个人也没来/这/那个人没来/有一个人没来)

(15) 同上

块钱本书(一块钱一本书。)

(16) 金华汤溪方言(曹志耘2001)

个帽挂得钉儿上(那个帽子挂在钉子上)

(17) 同上

个碗摆得桌上（一只碗放在桌子上）

以上用法是邵阳方言的“量名结构”不具备的。如果用邵阳方言表达上面句子的意义，必须在“量名结构”前加上指示代词或者数词，构成“指示代词/数词+只+名词”结构才能成立。

(18) 那只鸡有好重呐？（那只鸡有多重？）

(19) 一只包子都不帮我留，饿死我哩。（一个包子都不为我留，饿死我了。）

没有指示代词或数词的“量名结构”只能放在句中，表示不定指，例如：

(20) 他担只树砍嘎哩。（他把那棵树砍掉了。）

(21) 我买起只新书包。（我买了个新书包。）

(22) 帮我寻只碗来着。（帮我拿个碗来。）

由“只”构成“量名结构”还可用于“上当”，“见面”，“洗澡”，“唱歌”，“跳舞”，“转身”，“帮忙”等离合词。这种“只”几乎已经失去了作为量词的计量功能，主要起一种衬音的作用。

(23) 去年我在长沙上嘎只大当。（去年我在长沙上了个大当。）

(24) 我和他昨日在电影院见嘎只面。（我和他昨天在电影院见了个面。）

(25) 你去洗只澡。（你去洗个澡）

(26) 周末一般和朋友去唱只歌，跳只舞。（周末一般和朋友去唱个歌，跳个舞。）

(27) 刚转只身，就没看见哩。（刚转个身就不见了。）

(28) 帮只忙，莫告诉别个。（帮个忙，别告诉别人。）

## 2.2 结构助词“只”

邵阳方言的“只”还可以用于定语和名词之间，充当结构助词，相当于“的”。例如，“我只手机（我的手机）”，“他只屋（他的房子）”，“别家只娘（别人的妈妈）”，“同班同学只车（同班同学的车）”等。下面再例举部分句子：

- (29) 贼古仔担我屋只牛牵起行嘎哩。(贼把我家的牛牵走了.)
- (30) 他屋只狗咬死我屋只鸡, 还莫赔。(他家的狗咬死我家的鸡, 还没赔.)
- (31) 你是我只老弟, 我何得嗯珍惜?(你是我的弟弟, 我怎么不会珍惜?)
- (32) 同学只哥哥今日生。(同学的哥哥今天生日.)
- (33) 初中老师只老公昨日来我只单位哩。(初中老师的丈夫昨天来我的单位了.)
- (34) 我屋只娘最近喜欢跳广场舞哩。(我妈妈最近喜欢跳广场舞了.)
- (35) 我只看倒他只车子, 莫看倒他只人。(我只看到他的车, 没看到他的人.)
- (36) 个是学校只房子, 嗯能够卖。(这是学校的房子, 不能卖.)
- (37) 办公室只门坏嘎哩, 也没哪个来修下。(办公室的门坏了, 也没谁来修一下.)

量词“只”充当结构助词的现象在长沙方言中也能见到, 例如(引自罗昕如2006):

- (38) 我隻脚痛。(我的脚/腿疼)
- (39) 张三隻屋竖好哩。(张三的房子盖好了.)
- (40) 隔壁屋里隻老母亲死咖哩。(隔壁家的老太婆去世了.)

“只”的结构的用法如石毓智, 李讷(1998)所叙述的那样:“可以看做是量词功能的自然延伸, 由在数量短语中连接数词和名词扩展到在其他偏正结构中连接一个普通的修饰语和中心语.”“只”的以下用法能反映出从量词到结构助词的演变过程.

- (41) 你只哈兴。(你这个这傻瓜.)
- (42) 你只死叫花子。(你这个死叫花子.)
- (43) 我踢死你只不要脸的。(我踢死你这个不要脸的.)

这些句子中的“修饰语+只+名词”的部分都可以分析为同位结构. 如第一个句子中的“你”和“哈兴”(傻瓜), 第二个句子中的“你”和“死叫花子”, 第三个句子中的“你”和“不要脸的”所指的内容具有同一性.

邵阳方言的结构助词“只”在使用上有以下的限制。第一，“只”必须置于修饰语和中心名词之间使用，后边的中心名词不能省略或提前。例如，下列左边的句子都不成立。

- |                    |                  |
|--------------------|------------------|
| (44) 我屋只牛 (我家的牛)   | *牛是我屋只 (牛是我家的)   |
| (45) 他只车子 (他的车)    | *车子是他只 (车是他的)    |
| (46) 学校只房子 (学校的房子) | *房子是学校只 (房子是学校的) |

第二，“只”前的修饰语只能是人称代词等名词性成分，不能是形容词、动词等谓词性成分。

- (47) \*漂亮只风景 (漂亮的风景)  
 (48) \*蛮逗爱只伢伢 (很可爱的小孩)  
 (49) \*妈妈炒只菜 (妈妈炒的菜)  
 (50) \*我写字用只笔 (我写字用的笔)  
 (51) \*来有用只人蛮多 (来游泳的人很多)

这些限制反映出“只”从量词演变为结构助词的语法化程度还没有足够高。其实，邵阳方言有一个强势的结构助词“的”，其功能用法和普通话的“的”完全一致。“的”的存在或许是阻碍“只”进一步语法化的外在原因。

### 3. 邵阳方言的“个”

邵阳方言中表近指的指示代词 [ko] (上声调)，和量词“个” [ko] (去声调) 的声母，韵母一样，二者只是声调的差异，在先行研究中多用“咯”来表示。它的本字应该是“个”，二者声调的不同是“变调别义” (张振兴2017) 的需要。如上节所述，邵阳方言的通用量词是“只”，“个”虽然也用作量词，但在邵阳方言中最主要的用法是近指代词。下面列举近指代词“个”和普通话的“这”对应的用法。

- (52) 这——个



- a. 这是什么？——个是么子？  
 b. 这事我不知道。——个事我嗯晓得。  
 c. \*我不吃这。——\*我嗯吃个。→我嗯吃个只。
- (53) 这个——个只  
 a. 这个是在上海买的。——个只是在上海买的。  
 b. 这个老人是谁？——这只老人家是哪个？  
 c. 我买这个。——我买个只。
- (54) 这些——个滴  
 这些问题还要讨论。——个滴问题还要讨论。
- (55) 这里——个里  
 这里是学校。——个里是学校。
- (56) 这么（样态）——个（嘎）  
 你这么高！——你个（嘎）高！
- (57) 这么（方式）——个（嘎）  
 你应该这么写。——你应当担个（嘎）写。

#### 4. 和邵阳县蔡桥方言的比较

邵阳市区方言和周边县的方言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因为邵阳市区旧名“宝庆”，自古为“上通云贵，下接长衡”的交通要道，历史上长期或为志县，或为郡为州，商埠繁荣，经济发达。这样语言上容易产生独特的语言习惯。本节将比较这种不同。笔者曾经对邵阳市下辖的邵阳县蔡桥乡方言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因此比较的对象选择蔡桥方言。蔡桥方言的量词“只”虽然也具备较强的搭配能力，但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发现，蔡桥方言比邵阳方言用“个”的场合更多，也就是说在该方言中，量词“个”的势力更强。此外邵阳方言中结构助词“只”的用法在蔡桥方言中也不是那么常用，该用法几乎都由助词“个”行使。值得一提的是，蔡桥方言的“个”还可以和邵阳方言的“个”一样，是表近指的指示代词。蔡桥方言的“个”除了兼表量词，近指代词，结构助词以

外，还可以充当语气助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词汇和语法成分。

因为蔡桥方言的“个”充当量词和近指代词的用法和邵阳方言几乎一样，在此不做更多的描述。下面例举描述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的“个”。石毓智(2002)指出“汉语方言(包括北方话)的结构助词都是从指示代词语法化而来的，但是它们的语法化程度参差不齐”，将其大致分为三种情况：1，指示代词的临时御用现象。2，语法化成都较低的结构助词。3，高度语法化的结构助词。邵阳方言中充当结构助词的“只”属于其中第一种情况，而邵阳方言的结构助词“的”以及蔡桥方言的“个”则属于第3种情况。蔡桥方言的结构助词“个”的发音为[kɿ]（轻声），能依附在名词，形容词，动词，动宾结构后使用。

#### 4.1 名词+个

- (58) 米只狗咬死己屋里个鸡。（那只狗咬死他家的鸡。）  
 (59) 桌桌上的个菜还没吃完。（桌子上的菜还没吃完。）  
 (60) 我着己屋个小人崽拿湿一身。（我被他家的小孩尿湿了一身。）  
 (61) 我屋里个禾着己屋个牛吃刮一半多。（我家的禾苗被他家的牛吃了一半。）  
 (62) 盆盆是塑料个。（盆子是塑料的。）

#### 4.2 代词+个

- (63) 我个小学老师姓刘。（我的小学老师姓刘。）  
 (64) 大肆一讲，渠个面股就红刮哩。（大家一说，他的脸都红了。）  
 (65) 书包哪个个？（书包是谁的？）  
 (66) 你个作业写完了没？（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 4.3 形容词+个

- (67) 昨日落刮一场好大个雪啊。（昨天下了一场好大的雪啊。）  
 (68) 米里是生个，吃嗯得。（那是生的，吃不得）  
 (69) 果多好吃个啊，到时把我担胀死。（这么多好吃的啊！会把我胀死的。）

- (70) 壁上着渠写起蛮蛮多个字。(墙上被他写了很多字.)
- (71) 要我买果嘎贵个东西, 我没人百万富翁着? (让我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要是百万富翁倒也成.)

#### 4.4 动词+个

- (72) 我买个书在哪里? (我买的书在哪儿?)
- (73) 哪个出个钱。(谁付的钱?)
- (74) 你讲个是哪个? (你说的是谁?)
- (75) 烟在小卖铺买个。(烟在小卖铺买的.)

#### 4.5 动宾短语+个

可以用在体言后也可以用在用言后.

- (76) 昨夜家, 己来喊我个时候, 我已经晒刮哩个.
- (77) 我你捉田个当恩得你他人读书个。(我们农民当不得你们读书人.)
- (78) 来过蛮多当兵个。(来了很多当兵的.)

#### 4.6 语气助词的“个”

蔡桥方言的“个”还可以用于句尾表示肯定的语气.

- (79) 随你去嗯去, 反正我是要去个。(随你去不去, 反正我是要去的.)
- (80) 架势呐! 拓落去是爬嗯上个呐! (小心啊! 跌下去是爬不上来的!)
- (81) 渠在哪里吃刮饭个? (他在哪儿吃的饭?)
- (82) 我恰恰到米铺子里看刮, 是关倒门个。(我刚才去小卖部了, 门是关着的.)
- (83) 电视关倒个, 好像人没在屋里。(电视关着的, 好像没人在家.)
- (84) 个里熟刮哩, 吃得个。(这是熟的, 吃得.)
- (85) 你耍我嗯起个。(你骗不了我.)
- (86) 我是前年到北京个。(我是前年到北京.)

表1 规纳了邵阳方言及邵阳县蔡桥方言“个”和“只”的用法.

表1 邵阳方言和邵阳县蔡桥方言的“个”和“只”

		量词	指示代词	结构助词		语气助词
				名词后	谓词性成分后	
邵阳方言	个	○	○	×	×	×
	只	○	×	○	×	×
	的	×	×	×	○	○
蔡桥方言	个	○	○	○	○	○
	只	○	×	○	×	×

## 5. 小结

本文首先描述邵阳方言的“只”，“个”，然后为了进行比较，例举了邵阳县蔡桥方言“个”的用法。邵阳方言的通用量词是“只”，“个”作为近指代词使用，领属代词用的是“的”。这种分布和蔡桥方言“个”的“一统天下”的格局截然不同。蔡桥方言的“个”完整地拥有量词，指示代词，结构助词的全部的用法和功能。我们最后再来思考文章开篇时提到的“量词>指代词>结构助词”这一语法化路径。石毓智（2002）指出“量词向结构助词的演化必须经过指代词这一中间环节”。邵阳县蔡桥方言的“个”的用法很好地反映了这条语法化路径，而邵阳方言的量词，指代词，结构助词的词汇和语法成分则复杂得多，和蔡桥方言显示不同的格局（表1）。邵阳方言的通用量词是“只”，罗昕如（2006）明确指出：“隻（只）”代表着较早层次的用词，“个”是受官话影响的后来成分。这么看来，邵阳方言的量词保留了湘方言较早层次的词汇。赵日新（1999）认为“‘个’作为指代词从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大约在南方产生新的指示代词‘个’的同时，北方方言中出现了新生的‘这（者，遮，只）’类指示词。”王健（2007）指出代词“个”和助词“个”都是在中古后期产生并发展的语言成分，并且“只活跃在南方方言中”。由此看来，邵阳方言的近指代词“个”虽然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征，然而并没有发展为结构助词，该结果应该是受到了北方官话“的”的影响而导致的。

### 参考文献

-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 曹志耘 (2001) 《金华汤溪方言中的“得”》，《语言研究》第 2 期。
- 储泽祥 (1998) 《邵阳方言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罗昕如 (2006) 《湘方言词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钱乃荣 (1998) 《吴语中的“个”和“介”》，《语言研究》1998 年第 2 期。
- 石毓智，李讷 (1998) 《汉语发展史上结构助词的兴替——论“的”的语法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6 期。
- 石毓智 (2002) 《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方言》2002 年第 2 期。
- 王健，顾劲松 (2006) 《涟水 (南禄) 话量词得特殊用法》，《中国语文》第 3 期。
- 王健 (2007) 《睢宁话中“个”的读音和用法》，《方言》2007 年第 1 期。
- 姚双云 (2012) 《湖南邵阳城区方言的“请”字被动句》，《语言科学》第 11 卷第 4 期。
- 张惠英 (1997)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方言》1997 年第 2 期。
- 赵日新 (1999) 《说“个”》，《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 2 期。
-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 (语法卷)》，商务印书馆。
- 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 〔付記〕

本研究は JSPS 科研費 19K00582 の助成を受けたものである。